



繪粉獨特

Dominique 與太太在吉澳的家，正門位置都是他的創作，亂中有序，繁密中見空間，記錄了畫家的生活和心情。

(受訪者提供)



分享生活點滴

Dominique Chan有自己的畫冊目錄，上面滿滿是他往逝的作品，也有他的舊日生活照。遇到來吉澳的遊人，興致來了，他也許會拿出書本，跟你暢談往事。

(朱安妮攝)



創作空間

除了外牆，家居室內也是Dominique的創作空間。

(受訪者提供)

## 中法混血藝術家

# 吉澳的家當大畫布

潮流興講「隱世」，只要加上隱世這個標籤，所有的秘景都會引來一窩蜂的人潮。由馬料水乘渡輪出發，需要1.5小時才到達的吉澳，就被稱為「隱世秘景」，成為假日旅遊勝地。而在吉澳一方廢棄大宅附近，竟然有隱世中的珍寶：一間繪上七彩圖畫的單幢房子，畫風富歐洲味道，令人好奇當中居住的是何方神聖。在房子外駐足，2樓露台出現兩張笑臉，原來這裏是中法混血畫家Dominique Chan與吉澳原居民太太的住所。

文：Selene Luk

Dominique 的父親祖籍溫州，早於 14 歲移民法國，母親是法國 Brittany 地區的人，二人結婚生下了 Dominique 與兄姊，Brittany 就是他們童年成長的地方。後來父親在巴黎開了皮具店，他們就在巴黎生活。童年時就很喜歡繪畫的 Dominique，笑說藝術細胞可能遺傳自喜歡手作皮具的父親和喜愛小提琴的母親。可惜他父母緣薄，雙親相繼在他年少時離世。巴黎生活費用高，他想學畫，就決定到荷蘭一闖，更考進阿姆斯特丹一流的藝術學校 Gerrit Rietveld Academie，開展 5 年的校園生活，接受正規訓練。

### 荷蘭修讀藝術 遇上人生另一半

不要以為藝術是輕鬆科目，Dominique 憶起當年說每天都很忙碌。第一年的課程非常學術，什麼都蜻蜓點水學一點；第二年的課程內容就專門一些；到第三年就要思考自己接下來想要專注什麼發展，很多人覺得這個階段很困難，學校要求很嚴格，就在此放棄。學校教用色，教運用不同的材質創作，他覺得從前的自己雖然也常作畫，但在這間歐洲著名的藝術學校得到正規訓練；當然學校不會教你創造風格，而是介紹不同的風格給學生，透過藝術史，認識不同的畫家、不同的創作風格和流派，讓學生從中吸收。「學校可以教導不同的技巧，如畫人像速寫，怎樣在 1 分鐘、2 分鐘、3 分鐘完成，這些是可以教的技巧，但是風格

卻由自己建立。」最後，每個學生都要為自己預備畢業作品展，從中展示 5 年所學。他表現不俗，畢業後更獲學校聘用為委員會一員，負責遴選資格入讀該校的學生。

在阿姆斯特丹一住 43 年，比他生活在法國的時間更長。可以說，荷蘭是一個讓他踏上正式繪畫之路的地方，接觸到不同的藝術，甚至會有藝術收藏家登門造訪，向他直接買畫。除了藝術創作，他也曾經為法國 Maison Moillard Nuits-Saint-Georges 設計酒標，定期收到不錯的版稅收入。不止事業，阿姆斯特丹也賜他愛情。他是在當地的餐廳，遇上做侍應的少女，即後來成為他太太的容嬌。上一輩不少新界原居民移居英國、荷蘭等地。容嬌當年在荷蘭念書，在餐館打工遇上了 Dominique。

### 40 年前首次踏足吉澳 一見鍾情

老派的相遇和追求都很簡單，他就是常常到容嬌打工的餐廳與她見面，後來當然就靠畫肖像而奪得芳心。Dominique 雖有華人血統，爸爸卻從沒有帶他到過亞洲。不過他跟亞洲的緣分，就這樣由容嬌連上。太太是吉澳原居民，婚後他們曾帶著女兒回港探親，當時太太外婆就住在吉澳。已經是約 40 年前的舊事，Dominique 說來卻如昨天。他記得第一次來到吉澳，竟然跟女兒在警局睡覺，「因為自己的房子太多蚊，在警局才可以安睡！」容嬌說因為自己的兄長在吉澳當差，他們才到警局



人生另一半

中法混血的 Dominique Chan (右)，在荷蘭遇上另一半——吉澳的客家原居民容嬌 (左)。

(朱安妮攝)



肖像畫

左圖：Dominique 大概 45 年前的自畫像。

右圖：身為吉澳原居民的容嬌，戴上傳統客家帽，成為 Dominique 的人像題材。

(受訪者提供)

知道你講乜。」他也在日常對話中學會了一點客家話，還得意洋洋地即場示範：「我覺得客家話和普通話有點相似。」說罷 Dominique 又展現他的語言天分，說起普通話來。原來他早於 1986 年就到北京中國語言文化學校讀了 1 年普通話，是什麼原因令他千里迢迢跑到大陸？「因為太太在英國居住的兄長來阿姆斯特丹探我們，他說起在北京念書的情況，我很感興趣，於是就跟他讀上一樣的學校，是很好的體驗。」可惜在荷蘭不常有機會使用普通話，所以他的普通話也生疏了不少。

### 離不開法國人喜好 想念芝士紅酒

住在吉澳，Dominique 仍離不開法國人的喜好。「很想念芝士和紅酒！在香港買紅酒很便宜，法國因為酒稅，紅酒不便宜，在香港倒是幾十元也可以買到一瓶。但在香港買芝士很貴。」而且他住得偏遠，更難買到芝士，跟他約在市區見面，他不時笑說要去買芝士。Dominique 憶起初回來吉澳的第一年，二人幾乎天天往外跑，到上水、大埔墟等地方吃東西，上酒樓吃點心等。現在已不會天天往外跑，反正他會下廚，更愛上玩航拍，「因為荷蘭禁止航拍，好像是因為多飛機經過的關係吧。其實在歐洲對航拍都有很多監管，飛英格蘭的機師就不時投訴受航拍影響」。吉澳空曠，附合香港的無人機安全操作指引，不過他說吉澳風大，即使玩航拍，也不能飛太高。疫情下，他也樂得留在島上創作和遊山玩水。●



吉澳美景

天氣晴朗時，Dominique 偶然會外出航拍吉澳美景。

(受訪者提供)

### ● 藝術創作

## 藝術活動常客 蛤塘畫壁畫

Dominique 是停不下來的畫家。疫情前常常獲邀出席世界各地的藝術場合和展覽，例如曾多次到瑞士參與 Art Basel，或參加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等地不時舉辦的藝術活動，又曾經獲邀在古晉與其他藝術家逗留 1 個月舉行工作坊作藝術交流。他最難忘 2016 年到土耳其 Ankara 參展，「起初我有點緊張，因為是伊斯蘭教國家，不太熟悉，而且當地當時有一個俄羅斯大使被殺，氣氛很緊張」。還好到達後發現大會安排很周到，他獲得免費的交通，又可參觀不同博物館，有機會跟不同藝術家交流，受到禮待，

作品也受歡迎。

到訪吉澳，在有名的情人樹附近，不難發現 Dominique 的壁畫。鄰居的白牆繪上了牛，另一面牆則繪上充滿法式風情的人像，都是 Dominique 為友好鄰居設計的大作。他早前也曾經獲邀請，到蛤塘的村落畫壁畫。蛤塘在哪裡？Dominique 的太太說：「由鹿頸行山路約 2 個多小時可達；又或者由荔枝窩出發，經梅子林，腳程快的話，約半小時可達。」如此路線，聽來也覺得大工程。前前後後來回花近 1 星期完成，Dominique 倒覺得路程不是問題，反而

是工作環境的安全，他更為重視。「畫壁畫，因為不時要爬梯往高處，地面平整很重要，否則會很危險。」蛤塘是客家村落，早年因為村民陸續移居外國成為廢村，是近年活化項目下重現朝氣的村落之一。他笑言，負責這個計劃的人給予他很高的創作自由，「只要不畫裸女就可以」。

### 巧用廢棄木頭創作藝術品

至於自己的居所，他最近就忙於把本來純白色外牆的房子，裏裏外外大翻新。「在阿姆斯特丹居住時，當地對房子的外觀有很多規格，即使是自己的房子，也不能隨意在外牆繪畫，要改變窗也不容易。」現在終於盡情發揮，把房子繪上喜歡的顏色和圖畫。

他在荷蘭時期的作品，帶有強烈 abstract expressionism ( 抽象表現主義 ) 特色；來到吉澳居住，風格仍然相似，不過新環境下有新衝擊，看 Dominique 繪在吉澳家居外的畫，色彩繽紛和充滿童趣，以鳥、貓、烏龜為題材，更有牛和野豬，記錄吉澳事物、人情和生活。即使不懂藝術門派的一般假日遊客，偶然在小路盡頭發現這樣一所有趣的房子，也可以為吉澳之行增加趣味。不知讀者有沒有發現，法國人畫的鳥和動物，常常擁有長長的腿。他的家居近門口的外牆上，還繪上一隻外國人眼中的老虎，難道 Dominique 也知道 10 多天後就是虎年？他笑說原因：「我的生肖是老虎。」除了繪畫、繪壁畫，72 歲的他最近開始在吉澳收集廢棄木頭，繪上不同顏色，塑造藝術品。

Dominique 跟我們分享，法國有個著名的藝術家 Ferdinand Cheval，他的職業是郵差，「他在上班途中蒐集石頭，再用來裝飾家居」，結果家居變成驚為天人的創作，「在他死後更成了博物館，到訪參觀的人多年不減」。他說自己的比利時藝術家朋友曾以此讚揚他在吉澳的居所。Dominique 不斷粉飾房子，在繽紛色彩下，房子彷彿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，透過藝術家的創作，會不時展現不同的經歷和外觀。下次到訪，不知會換上什麼圖畫？●

IG : dominiquechan



參加藝術展

Dominique (左一) 多年前參加馬來西亞的藝術展。



蛤塘壁畫

Dominique 在蛤塘的壁畫。

(受訪者提供)



長長鳥腿

◀歐洲人眼中的鳥，腿都特別細長。

(受訪者提供)